

儒林外史

一部写透中国古代官场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[清] 吴敬梓 著



儒林外史

[清] 吴敬梓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儒林外史 / (清) 吴敬梓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(作家榜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339-4848-1

I. ①儒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4566号

责任编辑: 瞿昌林



儒林外史

[清] 吴敬梓 著

全案策划

大星 (上海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

浙江文艺出版社 [www.zjwycbs.cn]

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4次印刷

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本 17.75印张 8插页

印数: 20001-30000 字数: 418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4848-1

定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0839180调换)

序·世界如此庸俗

有人说，写作乃百工之一种，不可拔高其地位。其实有一种写作，照此说法，恐怕要排在百工的末等，或等外。因为写作者并未如期领取其工钱，白忙乎，曹雪芹养活后世食客何止千万，他可没拿一文稿酬。吴敬梓穷到米缸叮当响，天冷时，绕着南京城疾走“暖足”，一部字字珠玑的杰作，也没让他晚景小康。

公元十八世纪，中国先后诞生了其漫长王朝时期两部最奇怪的长篇小说，其中尤为惊人者，就是这本《儒林外史》。如果文献资料无大讹错，则此书最迟成稿于一七四九年。最早出版日期约在一七六八年之后，距成稿二十年，距作者逝世十四年，而见于记载的“最早刻本”，迄今未曾发现。

这本书一直被界定为“讽刺小说”，乃是天大的误会。即使说它“以公心讽世”，是第一流的讽刺小说，也不过说明这种误会是善意的。所谓讽刺者，取人类品性之拙劣部分，描而绘之，令观者于滑稽可笑处见其真相。讽刺是留有余地的，甚至显示了极好的“正能量”。倘若作者所见，并非世道人心之局部或侧面而是全部表里，则讽刺将一变而为绝望。

如果硬要把它说成“讽刺小说”，那就无异于说我们的生存方式就是讽刺，而且未必是文学意义上的“自我讽刺”，造物者有时扮演的角色，正是超能的讽刺家。

看《儒林外史》，横看竖看，觉得里面没一个好人，也没一个坏人，都是局限在自己视野中的普通生物。“势利”二字，虽万千变相，或微如毫芒，或大如椽木，终究所向无敌，无人得幸免。作者寄寓深意的先贤祠之建立，及拜祭仪式，虽力求郑重庄严，却丝毫不能让我心生敬意。

也有几个人，似乎不同：书的开头，写了个王冕。中间，冒出一个拿赤金杯子喝酒的杜少卿，别人骂他败家子，说他的杯子不过是铜的。到了结尾，作者似乎想收敛锋芒，下笔极恬淡，说几个市井高人的行径，在我看来，已是于事无补。老话说，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。这几个人说，老子不在乎。世界默然，泛起一丝微笑，似乎在说：“老子也不在乎！”

如果有人问，这书写了什么呀，我会断然回答一个字：俗。加一个字，庸俗，恶俗。从来没有人将世界写得这么俗，这么猥琐，这么低级，这么荒芜。紧跟其后的曹雪芹，虽然把整个叙事套在无限虚无的框架中，让一切繁华和挣扎，归于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也没有弄得这么彻底。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。

又有人问，只写这些吗？有意思吗？难道他是古代的段子手，说些笑话，让后人开心？说真的，笑话自然不少，有时还挺辛辣，如果拆解原作，断章取义，只看点节选，确实就近乎浅显的段子了。但是，回顾这本书的全部五十五回（我也认为五十六回幽榜太恶搞，恐非文木老人的手笔），在长时间偷笑之余，我不禁要正色告知，看完整本书，就笑不出来了。老话说，哭的日子在后面呢。

不是哭，是比哭还难受。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，世界如此庸俗，如此低级，身为人类已经没有自恋和抒情的余地。要命的是，它的每一句话，都准确到令人魂飞魄散。

这本书，写人如写蝼蚁，没有主人公，没有谁更重要，在叙事者的视野里，那些人不断出现，张牙舞爪，须尾俱全，生动之极，然后不断消失，有的过些时候会再来，有的就不再看见，即所谓“事与其来俱起，亦与其去俱迄”。这种写法，给人的印象，就是事无分巨细，人难辨高低，浑然一体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形式层面的写法，而是作者能显示真相的唯一方式。是一种冷峻的哲学。是世界观。

那么，它是一本让人绝望的书？是，至少会让你绝望一时。可是，真正的奇妙之处在于，经过这种深入的绝望之后，你的心不是变得冰凉，从此孤高傲世，而是渐渐在平静中温暖起来。然后，你会爱这个世界，爱上无比庸俗的人类，爱上他们蝼蚁般的纷繁和虚妄——

这是我读《儒林外史》的切身感受。我想说，在斜逸旁出、交错缭乱的各种叙事线索的上方，作者的目光，如朝阳一般，照耀着书中蠕蠕而动的众生，照耀着自以为置身书外的我们，而生活所至之处，都仿佛让我们在不断重温这部伟大的中国小说，了不起的人类之书。

我的耳边，此时悠悠回响着全书的最末一句：“自此，他两人常常往来。当下也就别过了。”

鲁羊^①于南京东郊

2017年3月17日

① 鲁羊：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标杆人物，代表作《鸣指》，译著《老人与海》。

01 | 序

- 001 | 第一回
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- 012 | 第二回
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
- 022 | 第三回
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
- 035 | 第四回
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
- 045 | 第五回
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
- 056 | 第六回
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
- 067 | 第七回
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
- 078 | 第八回
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
- 088 | 第九回
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
- 098 | 第十回
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
- 108 | 第十一回
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

- 118 | 第十二回
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
- 128 | 第十三回
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
- 138 | 第十四回
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
- 147 | 第十五回
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
- 157 | 第十六回
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
- 167 | 第十七回
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
- 177 | 第十八回
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
- 186 | 第十九回
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
- 196 | 第二十回
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
- 205 | 第二十一回
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
- 215 | 第二十二回
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
- 225 | 第二十三回
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

- 235 | 第二十四回
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
- 245 | 第二十五回
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
- 255 | 第二十六回
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
- 264 | 第二十七回
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
- 273 | 第二十八回
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
- 283 | 第二十九回
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
- 293 | 第三十回
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
- 303 | 第三十一回
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
- 314 | 第三十二回
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
- 323 | 第三十三回
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
- 333 | 第三十四回
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
- 344 | 第三十五回
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

- 353 | 第三十六回
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
- 362 | 第三十七回
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
- 372 | 第三十八回
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
- 382 | 第三十九回
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
- 391 | 第四十回
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
- 401 | 第四十一回
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
- 411 | 第四十二回
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
- 421 | 第四十三回
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
- 430 | 第四十四回
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
- 438 | 第四十五回
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
- 448 | 第四十六回
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
- 458 | 第四十七回
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

- 468 | 第四十八回
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
- 477 | 第四十九回
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
- 486 | 第五十回
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
- 494 | 第五十一回
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
- 501 | 第五十二回
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
- 511 | 第五十三回
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
- 520 | 第五十四回
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
- 531 | 第五十五回
添四客迷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
- 539 | 第五十六回
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

第一回

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
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
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。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；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！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，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指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

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；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。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。”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，就买几本旧书，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，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，

我何不自画他几枝。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，挑了一担食盒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两人穿元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；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那一个不敬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；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；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；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

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：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，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只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。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：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。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

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”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，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，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头翁，上复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；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；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？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！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；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：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”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

的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去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：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^①！”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；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，回复知县。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，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；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”又想道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道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；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

① 甘结：向官府保证某事属实，否则甘愿受罚的画押字据。